







歐陽公集誌錄

齊君沈州侯... 大府... 卷之...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

墓誌六首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

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為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為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為王揚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蟻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群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二篇始為之笑及

長尤好學日必誦讀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
匕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
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
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
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
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為政有治迹詔書褒之
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祕書丞監在京商稅
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
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為
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

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
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
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
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
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
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已之方一皆自信於
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有
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
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
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

歎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
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
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文次
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
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頴
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
用遂以老旣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
窳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
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
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
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
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
隱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
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既
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
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廕其男長曰洎
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叅軍次曰洎漸
沅風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廕二孫其官其餘慶之
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

族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於
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
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
士漢公又以明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
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瘡裂焚
蕩翦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
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而
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
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
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

若千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
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
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
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
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
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
承其先而葬也塋于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

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
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
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
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
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毋夫人老不果行最後
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
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
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
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徃牢就桎梏猶
冠帶偃箕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

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譴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密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

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徃徃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貲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閩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

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楚
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
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
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
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
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
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
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
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
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考武昌令

碑擲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
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為荆南之
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充詳

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
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考官郎中王公以疾

卒於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廿六日宗彭宗奉公之喪

歸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日兔原公

世...次仲...文與進士端拱元...登科第補
鳳翔...主簿...調開封士曹參軍知...州鹽官縣
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
官遷著作...知彭州九隴...轉太常丞會鹽鐵上
言建安茶...不充請擇材臣...其任公膺是選歲增
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
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二員外郎權三司判
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
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
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生明

為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而辨其有寃者立

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
治聲亦用此為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
以年者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
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
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
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
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
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社齋郎陽山子師
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
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
有子曰沈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
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
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僞
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
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
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請予爲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

學爲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天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爲屏左右聽其說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旣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悅曰且可以職縻之以爲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溫州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爲也已乃受命凡治

鹽三歲增其舊一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
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
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爲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
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
之君䟽河爲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
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
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
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爲最召還在道用祀
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
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爲端州兵馬監押

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閣門祗候
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
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
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
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
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沫澄早卒二女長亦
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
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
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

布衣飛籍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
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
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
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
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為時顯人天聖明道間
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
家其爵命之榮不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
公於太保諱景之廟為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為孫

太師諱化光之廟爲第五子少以簡牘陰補三班借
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爲人果毅質
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爲文詞仕雖不章官能
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
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
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
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驚諱遂緣爲
亂公爲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
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
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

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
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
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
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康定
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廨其長子
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道出
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
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
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鄉周
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

皆以材賢克承其家文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
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
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
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
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爲陝西轉運使
屢爲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旣而事驗思之輒
復召用由是卒爲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

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
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
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
適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
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
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于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
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
爲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
文本文通早卒文敏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爲太
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

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
以教爲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
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
縣太君文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
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
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四

國朝書目



卷之五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五

碑銘三首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

碑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于梁晉
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
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

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
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
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
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畧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
爲人狀貌竒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言
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
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
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
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
事言語鬯然殿中皆聳動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

岳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
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
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
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
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邦然闕於江淮與中國隔
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
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
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
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
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

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
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
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
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閻君子
真宗卽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卽時召之已
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
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爲吾
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
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就道已而疾革

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

侍郎葬于鉅野大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
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
子貴追封泗水縣大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日
某某官次日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
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
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
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
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
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
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

脩詞曰

閻世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
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
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
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

道碑銘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
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書曰唯
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

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汝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

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大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思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陸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

授同知天聖三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
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
政事居二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
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
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
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
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
溪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
戮之鱷患屏息湖人歎曰昔韓文公諭鱷而聽今公

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
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
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於學知壽州遭歲大飢
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
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
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隄以竹籠石而潮
齒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隄以捍患而反病
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
時丁晉公參知政事王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
公京西而籠石爲隄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

議隄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石炭稅減官冶鐵
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利有本末下
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
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
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
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曰吾豈惟今日利哉
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
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剏為木龍
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隄乃成又為長隄以
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

公因號其隄爲陳公隄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
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
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
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
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
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
明察欲中以事而詰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
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誼言詒政苛
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爲
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

詰由是獲免八十與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
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
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
者平生奏疏猶多悉焚其稿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
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與脩
真宗實錄又脩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
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
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
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
遷自議錢塘隄爲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

福故人子弟以公义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义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晋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

下事判鄭州漢元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

詔大朝曾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
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
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
能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
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
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
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
博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
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
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

君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
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躄不安
求去秦公笑曰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
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
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
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有才稱於時嗚呼可
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汚全潔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
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借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
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

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以饗其終唯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
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
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
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慶
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壻爲太師
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
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

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
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
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
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
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
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
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
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

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

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慶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

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又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也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

賚皆以上意公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羗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

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勅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

濫官用農桑考課守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

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
 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
 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
 臨事自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
 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
 皆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
 事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烈納山川及其上民范始來先
 中間幾息公奮自躬齒時借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衆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
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
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
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
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五

國子監藏書



四

卷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六

碑銘四首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尚書度支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

公程公神道碑銘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

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銘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竒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

爲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爲
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
以何術而然也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
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
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
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遽遣
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
陝以西旣苦兵矣真宗初卽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
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
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

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
大臣有不可者乃以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
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潘惟岳教公上言
渡吉栢江舟破亡之可以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
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入見禁
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
旣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畧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
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旣不可專任而兵
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

宗難其言爲詔陝西總管使自發兵公度言終

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
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
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
復爲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
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
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日悞入
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
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
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
之魯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

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
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
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
鄉之原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
願有述遂爲之述曰維魯氏始出於鄆鄆爲姒姓之
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鄆而子孫散亡其
在魯者自別爲魯氏蓋自鄆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
餘歲嘗微不顯及爲魯氏而藏參元西始有聞于後
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夫晦顯常相
反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三三三三

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公之志也是故不宜
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
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如在朝廷而
任言責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
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
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有若著龜告而不欺
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敢人之難
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
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
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
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
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
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
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
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
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弟厚於朋友樂施
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

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甚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旣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

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
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
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
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
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幾無迹何從得之
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
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
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
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
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旣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

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
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
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
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
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
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
若殺而不首旣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
旣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
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
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

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
公無罪始起知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
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
常法故他州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
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
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
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產召爲
史館脩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
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

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
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
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
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旣薄臨禍福
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
下善人君子亨否爲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
小哉豈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
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
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
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
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
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
國公程公神道碑銘

上卽位之十有六年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爲參知

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爲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爲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爲宣徽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中書令其爲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爲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俊德偉望顯于朝廷遂爲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

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
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
而顯於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
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爲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唯
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
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
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爲中山
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
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
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

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於今百
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
自晉王即皇帝位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
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爲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
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
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
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使
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
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
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

以明經中第爲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爲贛縣尉七年不代旣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墓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權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建炎社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

穀聞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爲七三祖安鄉
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沈實豈裔孫
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
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
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
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
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
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惟文簡公旣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

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
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
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
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
簡公故往來知其入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
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
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
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
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

四年服

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
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
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
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脩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
公追脩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脩起居注遷祠
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
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
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
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
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

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
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
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
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
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
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
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
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
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
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

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
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
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
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
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
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
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
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
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又
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

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日吏
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
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
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
官怒言陛下雖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
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
以本官叅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
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
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
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

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上率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苦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有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

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畧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

至元吳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
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
人果以兵數萬臨畧上公戒諸堡塞無得輒出兵夏
人以為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
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
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
足以自效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
月七日巳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
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裕享太廟推
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

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貳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占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

而詩人又播其爭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
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
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
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
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名以其人公世中山
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
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
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
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六
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
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六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七

碑銘三首

大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

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大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碑墓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有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大尉克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
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

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
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
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
自顯漢周之際遠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
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
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
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
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
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

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文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

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度五年
用者若水言公可自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
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
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
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
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
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
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
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

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義而益信之所言
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
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
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
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
實苟賢且材矣必以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
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
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
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

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
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
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
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
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
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
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
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

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
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
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
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
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
邪公曰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
宗曰承規待此以瞑且公執以為不可曰危
日承規曰承規待此以瞑且公執以為不可曰危
日承規曰承規待此以瞑且公執以為不可曰危

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
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
正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
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
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及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
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
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
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
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
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

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控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王

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員宗手自
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
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員宗
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
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
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
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
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
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

梯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
 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
 以大一作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
 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
 配享貞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
 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
 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
 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
 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
 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

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為銘詩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
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
天子孝思來薦清朝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

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見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

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
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旣
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旣又敕史臣脩考
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
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
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
西之臨川年始十四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
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
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
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

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
由王宮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
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
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
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
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
常自其高祖諱塘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
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
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
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
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
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
以聞真宗召見旣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
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
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
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
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卦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
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
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

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
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
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
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
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
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
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
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
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

密使監刑州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

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
羣臣奏事太后着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
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事
中景靈宮
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
加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者不
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
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
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
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

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
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
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
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
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
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
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
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
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
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

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旣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

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
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
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
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
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公爲政敏而務
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
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
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
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
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宦者九人

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巳之女次孟氏
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
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
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
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
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
十有三人公旣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
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
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
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人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
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宮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
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
今旣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
祁遂爲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
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之他國有居譙者卽爲譙
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以來畜德蘊明世不
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咸平三年以鄉貢進
士中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德
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革旣棄官服喪
于家旣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某年始爲尚書郎然
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
楚氏某人女其賢爲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

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間居常命革曰祁氏世有仕族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群書日釀酒爲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子即隨酒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顧資產

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山是浸
漸以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
何也旣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
人之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
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
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
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爲善之効而以其餘勸於後
人得爲賢也噫今有人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
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
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

處富貴極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為僕隸轉
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
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為之
詩以貽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褐
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鄉之有碑由
子為後之父者宜所思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七





虞書曰惟孝罔克又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為僕隸料

死清整者亦不可數用彼族此得夫氣多乎豈負材

與苗德所享亦不可數用彼族此得夫氣多乎豈負材

詩以貽維里亦不可數用彼族此得夫氣多乎豈負材

亦不可數用彼族此得夫氣多乎豈負材

亦不可數用彼族此得夫氣多乎豈負材

亦不可數用彼族此得夫氣多乎豈負材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